12　最后一个假期

很快，临近寒假，班级的气氛渐渐躁动起来，这是因为大家压抑太久了。事实证明，如果在校期间压得紧，假期里就会更松懈。校方给假期布置了堪称严酷的作业量：短短九天，36套卷子。然而这些卷子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完呢？大家都奋斗太久了，所有人都疲惫了，稍稍打开一个口子情绪就会溃堤决口，奔涌而出。

后来，有很多同学在高考之后总结失利原因时归咎于这个寒假，后悔自己在关键时刻泄了劲，把大好的赶超机会浪费了。人生是不是也如此呢？应该有很多人度过了漫长的一生，后悔自己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多努力一把，没能够把事情做成，可是正如《星际穿越》中的台词：“时间可以被压缩，可以被伸展，却从来不能倒流。”任何岁月一经流过，就有一次专属的机会永远

消逝，绝不可能再找回。

大家把寒假视为难得的放松，我却觉得这不应该是休息的时候。我还有力气没有用尽，我对知识的掌握远远不够精熟，不安感笼罩着我，我感到自己需要练习，需要更多的投入和付出，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奋斗。通向成功的路绝不会如此轻松如意，一定如冰心所说：成功的花，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

状态在这里拉开了差距：同学们在这个寒假里选择K歌、打游戏、追剧、看电影、看综艺，而不是踏实钻研题目，导致高三学习状态的连续性遭到破坏，智力潜能没有完全激发出来。我却为自己的假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，这份计划不仅包括学习，还包括晨起锻炼、营养饮食以及如何应对突发情况。

计划列好之后，一场远大艰难的远征开始了。寒假当然不算长，可是身处举国同庆、除岁迎春的美好氛围里，我的苦熬可谓度日如年，洇染了悲壮的色彩。逆风而行，绝顶攀登，真可谓一步一重天，憋着一股劲头，气劲铮铮。早晨六点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开始了我一天的“征战”。我认为假期的最好状态就是与平时的作息保持一致，无论是起床和睡觉的时间，还是吃饭和午休的时间，如果能与在学校时尽可能一致，踏准学习节奏，就有利于发挥自己的全部实力，提升假期的效率。因

此我六点钟起床后先是做早操，模拟在学校里的跑操；然后以很快的速度吃完早餐，保持站立状态进行早读。早读是以两天为周期，语文英语轮换阅读。早读结束就开始筹备上午的学习，一般是完成两整套卷子，中午休息一小时，下午继续完成两套卷子。晚饭过后看完新闻，就开始整理白天所做的四套卷子，将错题誊抄到错题集里，解析、辨析、比对、总结。

我进入了完全的闭关状态，发小李松约我吃饭，我出来与他匆匆吃了一餐，就往家里赶。他习惯性地跟过来，要去我家坐坐，这是两人多年来的默契，不需客套的。

可是我有作业要写呀！我一咬牙，硬生生拦住了他，说道："今天不聊了。"

李松一笑："成，那我明天……"

我狠心摇了摇头："不，不聊了。"

李松愣住了，困惑不解的神情带有某种受伤的成分，似乎在检讨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一时哽住了喉咙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，因为怎么解释都像是借口。但时间紧不是我的借口，是我面对的冷峻现实，我在假期计划和友情之间做着无可挽回的抉择。

忽然，李松走上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："兄弟，下次再聚。"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我喉咙里一大堆解释的话被死死地憋

住了，直到多年之后我重提此事，将歉意吐露，但李松早已不记得此事了。

当时的我看着李松离开的背影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：他生气了吗？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？他会怎么想这件事呢？会不会认为我背叛了这段友谊？会不会从此不跟我来往？我往家里走着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好似坠着重物，无从解脱。我好想转过身去唤住他，像往常一样把他邀请到家里看电视、打游戏。可是我很清楚，这一次不能，偏偏这一次不能。再愧疚，再痛苦，我也得把作业完成，不能让努力付之东流。

作业的进度以龟速前行着，我打定主意，稳扎稳打，不求速度只求质量，每天伏案十几小时认真揣摩题型。妈妈担心我的身体，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我却很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知道自己消受不起大鱼大肉，所以每餐都是荤素搭配着吃，尽量少油少盐，务求清淡。吃香喝辣会加重肠胃负担，肠胃负担太重就会腹泻脱水，这都是高一高二摸索出来的教训。得益于健康的饮食，我在艰难苦熬的寒假里没有陷入疾病或虚弱。

有时候完成了一套卷子，精神高度紧张之后缓缓松弛，我会透过窗子望着蓝天放空自己，目中所见是云卷云舒，心中激荡是凌云志气。人生确实艰难，太多诱惑，太多波折。沈从文当初一文不名闯荡北平，枯坐陋室三餐不饱，靠着“安忍静虑”

的本事磨练出写作的技巧，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。后来他一生中说得最多的就是“耐烦”二字，夸人也说“最是耐烦”。我细细品味这“耐烦”二字，觉得成功的奥妙就在里面了。学不下去，坐不住，说到底都是不耐烦。不耐烦所以看书看不进去、做题做不完整、背知识背不熟练，成绩怎么可能提升呢?

刻苦学了四天，除夕到了。往年的除夕总是很热闹，张灯结彩走门串户，吃饺子，放鞭炮，看春晚。老人们还要搓搓麻将，欢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。可今年的除夕不同了，我重任在肩，无法融入大家的欢乐中。匆匆回到老家跟爷爷奶奶打了个招呼，就又匆匆返家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伏案学习。为了免受打扰，串门的亲朋被我们一概客气地谢绝了，他们带着错愕离开了，但我的态度依然坚定。我像吝啬鬼葛朗台一样精心计算着自己的时间，榨干每一寸光阴的价值，绝不容许一丝浪费。我坐在小屋中，客厅里传来春晚的欢歌笑语，我却岿然不为所动，埋首于书本试卷中。这一晚，我坚持学到了十一点。

后来我常常在公益演讲中提到这件事，告诉大家我因备考而错过了整个除夕夜。我之所以对这件事记得深刻，正是因为它具有特别的意义，它代表了一种艰难的取舍。除夕作为全年最重要的节日，对我来说一直象征休整和团聚，错过除夕从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事。直到如今，所有的除夕中我也仅仅错过了一

次，正是2015年的这一次。

初一那天，我省去了一切拜年活动，回到老家跟爷爷奶奶吃了饺子，就闷在小屋里继续读书。天寒地冻，小屋子里呼出的气息都化作白雾，这份寒冷反倒有助于我的清醒。大年初一我也照常完成了4套卷子，并在晚上整理了错题，一切顺利。一刹那间，我想：这个年过得真没味道啊。可也不是全然没有味道，因为有苦涩，也有苦涩中的希望。世界上最甜美的是什么？就是希望，因为希望是被苦涩包裹着的甜美，你需要忍耐住苦涩的外壳在嘴里慢慢融化，才能盼来最甜的部分。

初一过去，开学的日子就渐渐地近了。我彻底进入了规律的状态，沉潜在精神世界的海底默默游弋。36套卷子完成大半，知识的仓库走向充盈，像是舰船有了压舱石，风浪就不足为惧。似乎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我不再觉得自律是艰难的事情，而是自然而然，顺应着恰当的节奏。胜利就在眼前了，我要做的就是沉潜沉潜再沉潜，拥有千年古树一样的淡然。

每天的生活规律到极致：早晨六点钟醒来，在客厅做晨操，拉伸全身筋骨；早饭一般是面包煎蛋牛奶，偶尔是清粥。吃罢早饭就朗读自己积累的语文和英语资料，培养语感。朗读三十五分钟，着手做上午的两套卷子，限时完成。中午吃过午饭休息一小时，两点钟开始做下午的两套卷子。吃过晚饭看看新闻，然后整

理试卷错题至十一点钟睡觉。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就像在修炼独门功法一样。我的力量随着这种循环与日俱增。

虽然努力，我却没有自我感动，依然保持着清醒。我从来都没有爱上过竞争，也没有欣赏或者玩味过自己的拼搏，我觉得为努力而努力是一种病态的心理，我努力仅仅是因为我希望用努力去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我想起文化学者渠敬东发表过的思考：“当代的教育已经陷入了全面竞争状态，省与省，校与校，个人与个人。在无处不在的丛林中，每个人必须在每一刻胜出才能胜出。”这段话点明了当代教育的弊端，当代青少年来读绝对会椎心泣血，可是竞争又何止存在于教育之中？竞争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，考证书、考编制、考公务员，拼业绩、拼加班、拼人脉资源，我们的社会已经是无限竞争的社会了。

若我有通天才智，应不必费尽力气；若我有百亿家财，又何必如此劳累？可人间没有许多假设，只有现实。竞争本来非我所愿，谁愿意千军万马独木桥、一将功成万骨枯？可是时代如此，制度如此，身为个体必须选择适应。如果不是高考制度，这些年中国也不会有上亿的大学生、上千万的研究生和上百万的博士生。在中国从人口大国走向人才大国的道路上，伴随着无数青春学子的惨淡经营、苦心孤诣。

因此，虽然是抱着超越他人的目的努力着，我突然又觉得

被超越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过去的自己。我试着反抗“成为人上人”的心态，希望自己奋斗的目的更单纯，即仅仅追求自己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幸福生活，而不是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感。我赞同渠敬东教授对教育功利化给出的答案：“意识到自己的功利，并永不妥协。”

寒假终于落幕了，同学们带着不舍、愧疚、惧怕，或者坦然、期待、斗志，回到了战场。返校当天，学校出现了罕见的混乱，绝大多数同学只完成了假期作业的70%，还有些同学只完成了20%，由于作业完成情况实在太差，各班班主任也很有默契，不再追究。班级内瞬间充斥着活跃的气氛，同学们纷纷长舒一口气，彼此交流起寒假的生活。这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衡中，也不是生活在高三，而是在经历一个寻常假期过后的开学。毕竟是少年，生活在所谓“魔鬼学校”“高考工厂”，也改不了爱玩爱闹的本性。人性本就容易放松，有谁生来喜欢埋头苦读呢？我若不是咬紧了牙关憋足了劲，也撑不下这个假期。

幸运的是天道酬勤，努力总有回报，我在开学头一次考试中考到了年级第四名，实现了挤进前五名的突破。老师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：“你算是加入‘清北俱乐部’了。”我激动得红了眼眶。此时我心中想的其实不是清华，也不是北大，而是我一

直心向往之的北京外国语大学。我与北外虽无实际的交集，却有心中的因缘。由于我与北外之间日复一日培养的情感联系，我早就把我未曾踏足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想象成了一个浪漫的圣地。我想象异国的情调、曲折的街巷、珍奇的瑰宝、奇特的建筑，也想象陌生的语言和古老的文字。后来我去北外游览，发现校园很美，却与我想象的大不相同，甚至有些失落。原来梦最怕的是现实，倘若梦不曾与现实对照，就能永远轻盈翱翔，不会套上沉重的枷锁。

虽然成绩很好，但我没有情绪波动，没有骄傲或者轻敌。我知道我不曾超越什么，我只是赶上来了而已，从高一入学的500多名到如今的年级前五,一路蜿蜒崎岖，逼近顶峰，其中几多艰险困厄只有自己清楚。越是来之不易，越要加倍珍惜，我稳住心神，继续向绝顶攀登。